

尺
續
大
全
長

偶向東籬折
一枝胆瓶新水
下開時



尺牘大全十卷目錄

國朝

李卓吾

復周南士

答周西巖

答鄧石陽

答鄧明府

復朱太守

答京友

與焦弱侯

答李見羅

與陽定見

答周柳塘



尺牘

目錄

瀟焦弱侯

又與焦弱侯

復鄧鼎石

與曾繼野

與曾繼泉

答劉方伯

與周友山

又與周友山

與劉晉川

與友人

答劉晉川

別劉肖川

與友朋

與李惟清

與焦弱侯

又與焦弱侯

榮方伯兩

與揚定見

與揚鳳里

又與揚鳳里

與梅對湘

附衡湘答書

渡麻城人書

與河南吳中丞

與周友山

與友人

寄京友

與焦弱侯

渡士龍悲二母吟

渡劉晉川

會期小啟

與友人

渡碩冲菴

十卷目錄全

國朝八續大全卷之十

太倉王鈞爵選錄

豫章李國憲序次
金陵周近泉督刊



國朝

復周南士

李卓吾

公壯年雄才抱璞未試者也如僕本無才可用故自
不宜於用豈誠與雲與鶴相類者哉感媿甚矣夫世
間惟才不易得故曰才難若無其才而虛有其名如
尺續大全

殷中軍以竹馬之好欲以大司馬抗衡自附於王謝是為不自忖度則僕無是矣如公大才際明世止宜歲蓄待時為時出力也古有之矣有大才而不見用於世者世既不能用而亦不求用退而與無才者等不使無才者疑有才者忌所謂容貌若愚深藏若虛老聃是也今觀涓濱之叟年八十矣猶把釣持竿不顧也使八十而死或不死而不遇西伯獵于涓縱遇西伯而西伯不尊以為師敬養之以為老有子若發不武不能善承父志大公雖百萬韜略不用也此皆

所謂吾藏其用者也若夫嚴子陵陳希夷汲汲欲用之矣而有必用之心無必用之形故被裘墮驢終名隱士雖不遜心而能遜迹雖不見用才亦見隱才矣黃老而下可多見邪又若有大用之才而能委曲以求其必用時不必明良道不論泰否與世浮沉因時升降而用常在我卒亦舍我不用而不可得則管夷吾輩是也此其竅高矣乎若乃切之焉以求用又不

心矣今之儒是也公今親遭明時抱和璧如前數子
皆所孰厭當必有契詣者僕特崖略之以俟擇耳不
然欲用而不能委曲以濟其用此儒之所以卒為天
下後世非笑也

又答京友

善與惡對猶陰與陽對柔以剛對男與女對蓋有兩
則有對既有兩矣其勢不得不立虛假之名以分別
之如強弱之類是也若謂張三是人而李四非
人可與不但是也均此一人也初生則有乳名稍長

則有正名既冠而字又有別號是一人而三四名稱
之矣然稱其名則以為犯諱故長者咸諱其名而稱
字同輩則以字為嫌而稱號是以號為非名也若以
為非名則不特號為非名字亦非名諱亦非名自此
人初生未嘗有名字夾帶將來矣胡為乎而有許多
名又胡為乎而有可名與不可名之別也若直曰名
而已則諱固名也字亦名也號亦名也與此人原不
相干也又胡為而諱胡為而不諱也甚矣世人之迷
也然猶可委曲號之稱美而名或不美焉耳然朱晦

翁之號不美矣朱熹之名美矣熹者光明之稱而晦者晦昧不明之象朱子自謙之號也今者稱晦菴則學者皆喜若稱之曰朱熹則必甚怒而按劍矣是稱其至美者則以為諱而舉其不美者反以為喜是不欲朱子美而欲朱子不美也豈不亦顛倒之甚與近世又且以號為諱而直稱曰翁曰老夫使翁而可以尊人則曰爺曰爹亦可以尊人也若以為爺者奴隸之稱則今之子稱爹孫稱爺者非奴隸也爺之極為翁爹之極為老稱翁稱老者非奴隸事獨非兒孫

事乎又胡為而舉世皆與我為兒孫也近世稍知及古者至就同儕相與呼字以為不俗吁若真不俗稱字固不俗稱號亦未嘗俗也蓋直曰名之而已又何為乎獨不可同於俗也吾以謂稱爹與爺亦無不可也由是觀之則所謂善與惡之名率若此矣蓋惟志於仁者然後無惡之可名此蓋自善惡未分之前言之耳此時善且無有何有於惡也邪噫非苟志於仁者其孰能知之苟者誠也仁者生之理也學者欲知無惡乎其如志仁之學吾未之見也與哉

答周西巖

天下無一人不生知無一物不生知亦無一刻不生知者但自不知耳然又未嘗不可使之知也惟是土木瓦石不可使知者以其無情難告語也賢智愚不肖不可使知者以其有情難告語也除是二物則雖牛馬驢駝等當其深愁痛苦之時無不可告以生知語以佛乘也據渠見處恰似有人生知又有人不生知生知者便是佛非生知者未便是佛我不識半生以前所作所為皆是誰生張乎不幾於日用而不知

乎不知尚可更自謂目前不敢冒認作佛既目前無佛他日又安得有佛也若他日作佛時佛方真有則今日不作佛時佛又何處去也或有或無自是識心分別妄為有無非汝佛有有有無也明矣且既自謂不能成佛矣亦可自謂此生不能成人乎吾不知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也既無以自立則無以自安無以自安則在家無以安家則在鄉無以安鄉在朝廷無以安朝廷吾又不知何以度日何以面於人也吾恐縱謙讓決不肯自謂我不成人也審矣既成人矣

又何佛不成而更待等他日乎天下寧有人外之佛
外外之人乎若必待仕宦婚嫁事畢然後學佛則是
成佛必待無事是事有礙於佛也有事未得作佛是
佛無益於事也佛無益於事成佛何為乎事有礙於
佛亦不中用矣豈不深可嘆哉終等待便千萬億
劫可畏也

與焦弱侯

人猶水也豪傑猶巨魚也欲求巨魚必須異水欲求
豪傑必須異人此的然之理也今夫并非不清潔也

味非不甘美也日用飲食非不切於人若不可缺
以旦夕也然持任公之釣者則未嘗并焉之之矣何
也以井不生魚也欲求三寸之魚亦了不可得矣今
夫海未嘗清潔也未嘗甘旨也然非萬斛之舟不可
入非生長於海者不可以履於海蓋能活人亦能殺
人能富人亦能貧人其不可恃之以為安倚之以為
常也明矣然而鷗鵬化焉蛟龍藏焉萬寶之都而吞
舟之魚所樂而遨遊也彼但一開口而百丈飛帆並
流以入罾無所於礙則其腹中固已江漢若矣此其

為物豈豫且之所能制網罟之所能牽邪自生自死
自去自來水族千億惟有驚怪長太息而已而况人
未之見乎予家泉海之邊人謂予言有大魚入港潮
去不得去呼集數十百人持刀斧直上魚背恣意砍
割連數十百石是魚猶恬然如故也俄而潮至渡乘
之而去矣然此猶其小者也乘潮入港之可容身則
茲魚亦苦不大也予有友莫姓者住雷海之濱同官
滇中親為我言有大魚如山初視猶以為雲若霧也
中午霧收果見一山在海中連亘若太行自東徙西

直至羊月乃休則是魚也其長又奚啻三千餘里者
哉嗟乎豪傑之士亦若此焉爾矣今若索豪傑於鄉
人皆好之中是猶釣魚於井也胡可得也則其所
謂智者與何也豪傑之士決非鄉人之所好而鄉人
之中亦決不生豪古今賢聖皆豪傑為之非豪傑而
能為聖賢自古無之矣今日夜汲之欲與天下之豪
傑共為賢聖而乃索豪傑于鄉人則非但失却豪傑
亦且失却聖賢之路矣所謂北轅而南其轍亦又安
可得也吾見其人決非豪傑亦決非有為聖賢之真

志者何也若是真豪傑決無有不識豪傑之人若是
真志要為聖賢決無有不知賢聖之路者尚安有坐
井釣魚之理也

答鄧石陽

穿衣喫飯即是人倫物理除却穿衣喫飯無倫物矣
世間種、皆衣與飯類耳故舉衣與飯而世間種、
自然在其中非衣食之外更有所謂種、絕與百姓
不相同者也學者只宜于倫物上識真空不當於倫
物上辨倫物故曰明于庶物察于人倫於倫物上加

明察則可以達本而識真源否則只在倫物上計較
時度終無自得之日矣支離易簡之辨正在於此明
察得真空則為由仁義行不明察則為行仁義入於
支離而不自覺矣可不慎乎昨者復書真空十六字
已說得無滲漏矣今復為註解以究正何如所謂空
不用空者謂是太虛空之性本非人之所能空也若
人能空之則不得謂之太虛空矣有何奇妙而欲學
者專以見性為極則也邪所謂終不能空者謂若容
得一毫以力便是塞了一分真空塞了一分真空便

是染了一點塵垢此一點塵垢便是千劫繫驢之轡
永不能出離矣可不畏乎世間蕩平大路千人共由
萬人共履我在此况亦在此合邑上下俱在此若自
生分別則反不如百姓日用矣幸裁之弟老矣作筆
艸之甚非其意况倘有志易簡之理不願虛生此一
番則弟雖吐膽肝之血以相究證亦所甚願如依舊
橫此見解不復以生死為念千萬勿勞賜教也

答李見羅先生

昔在京師時多承諸公接引而承先生接引尤勤發

蒙啓新時或未省而退實沉思既久稍通解耳師友
深恩永失不忘非敢佞也年來衰老無事故矣每念才
弱質卑獨力難就恐遂為門下鄙矣故往々極意參
尋多方選勝冀或有以贊我者而詎意學者之病又
盡與其相類耶但知為人不知為己惟務好名不宜
務實夫其既如此矣又復與此人處是相隨而入於
陷穽也無名天地之始誰其能念之以故閉戶卻掃
怡然獨坐或時飽後散步涼天箕踞行遊出沒二三
年少聽彼裡歌聆此咲語謔弄片時亦足供醒睡之

用可以省卻積米九子矣及其飽悶已過情景適可
則仍舊如前鎖門獨坐而讀我書也其踪跡如此豈
誠避人哉若樂於避人則山林而已矣不城廓而居
也故土而可矣不以他鄉遊也公其以我為誠然否
然則此道也非果有夕死之大懼朝聞之真志聰明
蓋世剛健篤生卓然不為千里所搖奪者未可遽以
與我共學此也蓋必其人至聰至明至剛至健而又
逼之以夕死急之以朝聞乃能退就實地不驚不震
安穩而踞坐之耳區々世名且視為悅已也肯耽之

向時尚有賤累今皆發回原籍獨身在耳太和之遊
未便卜期年老力艱非大得所不敢出門戶且山水
以人為重未有人而千里尋山水者也間適之餘著
述頗有嘗自謂當藏名山以俟後世子雲今者有公
則不啻玄晏先生也計即呈覽未便以覆酒甕其如
無力繕寫何飄然一身獨往何難從此東西南北信
乎不可但不肯入公府耳此一點名心終難脫卻然
亦不須脫却也世間人以此謂為學者不少矣由此
觀之求一真好名者舉世亦無則某之閉戶又豈自

答鄧明府

李卓吾

何公死不關江陵事江陵為司業時何公只與朋輩同往一會言耳言雖不中而殺之之心無有也及何公出而獨向朋輩道此人有欲飛不得之云蓋直不滿之耳何公聞之遂有此人必當國當國必殺我等語則以何公平生自許太過不意精神反為江陵所捫於是憮然便有惧色蓋皆英雄莫肯相下之實此等心腸是也自後江陵亦記不得何公而何公終日有江陵在念偶攻江陵者首吉安人江陵遂怨吉安

日與言安縉紳為讐然亦未嘗讐何公者以何公不足讐也特何公自為讐耳何也以何公必為首相必殺我之語已傳播于吉安及四方久矣至是欲奉承江陵者憾無有緣聞是誰不甘心何公者乎殺一布衣本無難事而可以取快江陵之胸腹則又何憚而不敢為也故巡撫緝訪之於前而繼者踵其步方其緝解至湖廣也湖廣密進揭帖於江陵江陵曰此事何須來問輕則決罰重則發遣已矣及差人出閣門應城李義河遂授以意曰此江陵本意也特不欲

發之耳吁吁江陵何人也膽如天大而冑姑息此哉
應城之情狀可知矣應城於何公素有論學之忤其
殺之之心自有又其時勢焰薰灼人之事應城者如
事江陵則何公雖欲不死又安可得邪江陵此事甚
錯其原起於憾吉安而必欲殺吉安人為尤錯今日
俱為談往事矣然何公布衣之傑也故有殺身之禍
江陵宰相之傑也故有身後之辱不論其敗而論其
成不追其跡而原其心不責其過而賞其功則二
者皆吾師也非與世之局瑣取容埋頭顧影竊取

人之名以自蓋其貪位固寵之私者比也是以渡孟
論之以裁正於大方焉所論甚見中蘊可為何公出
氣恐猶未察江陵初心故爾贅及

與楊定見

李卓吾

此事大不可世間是非紛然人在是非場中安能免
也於是非上加起買好遠怨等事此亦細人常態不
足怪也古人以真情與人卒至自陷者不知多少祇
有一咲為無事耳今彼講是非而我又與之講是非
講之不已至于爭辨人之聽者反不以其初之講是

非者為可厭而反厭彼爭辨是非者矣此事昭然但
迷在其中而不覺耳既惡人講是非矣吾又自講是
非講之不已至於爭之不已至於失聲失聲不已至
於為仇失聲則損氣多講則損身為仇則失親其不
便宜甚矣人生世間一點便宜亦自不知求豈得為
智乎且我以信義與人交已是不智矣而又責人之
背信背義是不智上更加不智愚上加愚雖稍知愛
身者不為而我可為之乎雖稍知便宜者必笑而可
坐令人笑我乎此等去處我素犯之但能時々自天

而克之不肯讓便宜以與人也千萬一咲則當下安
妥精神渡完胸次渡舊開爽且不論讀書作舉業事
只一場安穩睡覺便屬自己受用矣此大可嘆事大
可恥事彼所爭與誣者反不見可嘆可恥也

渡宋太守

李卓吾

千聖同心至言無二紙上陳語皆千聖苦心苦口為
後賢後人但隨梳說法有大小二乘以待上下二根
苟是上士則當究明聖人上語若甘為下士只作在
間完人則不但孔聖以及上古經籍為當服膺不失

雖近世有識名士一言一句皆有切于身心皆不可
以陳語目之也且無徵不信以矣苟不取陳語以相
証恐聽者益以駭愕故凡論說必據經引傳亦不得
已焉耳今據經則以為陳語漫出胸臆則以為無當
則言者亦難矣凡言者言乎其不得不言者也無自
已本分上事未見親切故取陳語以自考驗庶幾合
符非有閒心事閒工夫歛替古人擔憂也古人往矣
自無憂可擔所以有憂者謂於古人上乘之譚未見
有契合處是以日夜焦心見朋友則共討論若只在

一世完言則千古格言盡足受用半字無得說矣所
以但相見便相訂證者以心志頗大不甘為一世人
士也兄若恕其罪而取其心則弟猶得免于罪責如
以為大言不慙貢矜已則中將緘默亦容易耳

答周柳塘

李卓吾

伏中微洩秋候自當清泰第苦不小洩是以火盛無
之柰何樓下僅容喘息念上天降譴祇為大地人作
惡故重譴之若不勉受酷責是愈重上帝之怒有飯
喫而受熱此空腹受熱何如以此思之故雖熱不覺

熱也且天災時行人亦難逃人人亦自有過活良法
所謂君子用智小人用力強者有搬運之能弱者有
就食之策自然生出許多計智最下者無力無策又
自有身任父母之憂者大為設法區處非我輩並生
並育之民所能與謀也蓋自有受命治水之禹承命
教稼之稷自然當任已饒已滿之事揀焚拯溺之憂
我輩安能代大匠斲哉我輩惟是各親其親各友其
友各自有親友各自相告訴各各盡心量力相揀助
若非吾親友非吾所能謀亦非吾所宜謀也何也願

外之思出位之謂也

復焦弱侯

李卓吾

冲庵方履南京任南北中外尚未知稅駕之處而約
我於明月樓舍穩便就跋涉株守空山為侍郎守院
則亦安用李卓老為哉計且住此與無念鳳里近城
數公朝夕龍湖之上所望尤長盡心供職弟嘗謂世
間有三等人致使世間不得太平皆由兩頭照管第
一等怕居官束縛而心中又舍不得官既苦其外又
苦其內此其人頗高而其心最苦直至舍了官方得

自在第箴是也又有一等本為富貴而外矯詞一為
不願實欲托此以為榮身之梯又兼採道德仁義之
以自蓋此其人身心俱勞無足言者獨有一等怕
作官便舍官喜作官便作官喜講學便講學不喜講
學便不甯講學此一等人身心俱泰手足輕安既無
兩頭照顧之患又無掩蓋表揚之醜故可稱也趙文
肅先生云我這箇嘴張子這箇臉也做了閣老始信
萬事有前定只將心開一日便是便宜一日世間功
名富貴與夫道德性命何曾束縛人人自束縛耳有

出門如見大賓篇說書附往請教大抵聖言切實有
用不是空頭若如說者則安用聖言為邪世間講學
諸書明快透髓自古至今未有如龍溪先生者弟舊
收得頗全今俱為人取去諸朋友中讀經既難讀大
慧法語又難惟讀龍溪先生書無不喜者以此知先
生之功在天下後世不淺矣楊渡所心如穀種論及
惠迪從違作是大作家論首三五翻透徹明甚可惜
末後作道理不稱耳然今人要未能作此今之學者
官重於名名重於學以學起名以名起官循環相生

而卒歸重於官使學不足以起名、不足以起官則
 視棄名如敝帚矣無怪乎有志者多不肖學多以我
 輩為真光棍也於此有恥則羞惡之心自在今於言
 不顧行處不知羞惡而惡人作要所謂不能三年喪
 而小功是察是也悲夫近有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
 知人說書一篇世間人誰不說我能知人然夫子獨
 以為患而帝堯獨以為難則世間自說能知人者皆
 妄也於問學上親切則能知人能知人則能自知是
 知人為自知之要務故曰我知言又曰不知言無以

知人也於用世上親切不虛則自能知人能知人則
 由於能自知是自知為知人之要務故曰知人則哲
 能官人堯舜之知而不偏物急先務也先務者親賢
 之謂也親賢者知賢之謂也自古明君賢相說不欲
 得賢而親之而卒所親者皆不賢則以不知其人之
 為不賢而妄以為賢而親之也故又曰不知其人可
 乎知人則不失人不失人則天下安矣此堯之所難
 夫子大聖人之所深患者而世人乃易視之嗚呼亦
 何其狂悖不思之甚也况乎以一時之喜怒一人之

愛憎而欲視天下高蹈遠引之士混俗和光之徒皮
毛臭穢之夫如周丘其人者哉故得位非難立位最
難若但取一槩順己之侶尊己之輩則天下之士不
來矣今誦詩讀書者有矣果知人論世否也平日視
孟軻若不足心服及至臨時恐未能如彼尚論切實
可用也極知世之學者以我此言為妄談逢耳然逢
耳不受將未免淩蹈同心商證故轍矣則亦安用此
大官以誑朝廷欺天下士為哉毒藥利病刮骨刺血
非大勇如關雲長者不能受也不可以自負孔子孟

軻者而顧不如一閔義勇武安王者也蘇長公何如
人故其文章自然驚天動地世人不知祇以文章稱
之不知文章直彼餘事耳世未有其人不能卓立而
能文章垂不朽者第於全刻抄出作四冊俱世人所
未取世人所取者世人所知耳亦長公俯就世人而
作也至其真洪鍾大呂大扣大唯小扣小應俱繫精
神髓骨所在第今盡數錄出時一披閱心事宛然如
對長公披襟面語憾不得再寫一部呈去請教爾儻
印出令學生子置在案頭初場二場三場畢具矣龍

溪先生全刻千萬記心遺我若近溪先生刻不足觀也蓋近溪語錄須領悟者乃能觀於言語之外不然未免反加繩束非如王先生字之皆解脫門得者讀之足以印心未得者讀之足以證入也

又與焦弱侯

李卓吾

鄭子玄者丘長孺父子文會友也文雖不如其父子而質實有恥不肖講學亦可喜故喜之蓋彼全不曾親見顏曾思孟又不曾親見周程張朱但見今之講周程張朱者以為周程張朱實之如是爾也故恥而

不肖講不講雖是過然使學者恥而不講以為周程張朱卒如是而止則今之講周程張朱者可誅也彼以為周程張朱者皆口談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既已得高官巨富矣仍講道德說仁義自若也又從而曉之然語人曰我欲厲俗而風世彼謂敗俗傷世者莫甚於講周程張朱者也是以益不信不信故不講然則不講亦未為過矣黃生過此聞其自京師往長蘆抽豐渡跟長蘆長官別赴新任至九江遇一顯者乃舍舊從新隨轉而北衝風冒寒不顧年老生

死既到麻城見我言曰我欲遊嵩少彼顯者亦欲遊
嵩少拉我同行是以此然顯者俟我於城中勢不
能一宿回日當渡道此道此則多聚三五日而別茲
卒卒誠難割捨云其言如此其情何如我揣其中實
為林汝寧好一口食難割捨耳然林汝寧向者三任
彼無一任不往往必滿載而歸茲尚未厭足如餓狗
思想隔日屎乃敢欺我以為遊嵩少夫以遊嵩少歲
林汝寧之抽豐來噉我又恐林汝寧之疑其為再尋
已也渡以捨不得李卓老當再來訪李卓老以噉林

汝寧名利兩得身行俱全我與林汝寧皆在黃生術
中而不悟可不謂巧乎今之道學何以異此由此觀
之今之所謂聖人者其與今之所謂山人者一也特
有幸不幸之異耳幸而能詩則自稱曰山人不幸而
不能詩則辭卻山人而以聖人名幸而能講良知則
自稱曰聖人不幸而不能講良知則謝卻聖人而以
山人稱展轉反覆以欺世獲利名為山人而心同商
賈口譚道德而志在穿窬夫名山人而心商賈既已
可鄙矣乃反掩抽豐而顯嵩少謂人可得而欺焉九

可鄙也今之講道德性命者皆遊蒿少者也今之患
得患失志於高官重祿好田宅美又水以為子孫蔭
者皆其託名於林汝寧以為舍不得李卓老者也然
則鄭于玄之不肖講學其不足怪矣且商賈亦何可
鄙之有挾教萬之貲經風濤之險受辱於閹吏忍詬
於市易辛勤萬狀所挾者重所得者末然必交結於
卿大夫之門然後可以收其利而遠其害安能傲然
而坐於公卿大夫之上哉今山人者名之為商賈則
其實不持一文稱之為山人則非公卿之門不履雖

然我寧無有是乎然安知我無商賈山人之心而釋
迦其衣以欺世而盜名也有則幸為我加誅我不護
痛雖然若其患得而又患失買田宅求風水等以知
免矣

渡鄧鼎石

李卓吾

杜甫非耒陽之賢則不免於大水之厄相如非臨邛
則程鄭卓王孫輩當以糞壤視之矣勢到逼迫時一
粒一金一青目便高增十倍價理勢然也第此時此
祭大難為區處耳謹謝謹謝焦心勞思雖知情不容

已然亦無可何如祇得盡吾力之所能為者聞長沙
衡永間大熟襄陽亦好但得官為糶本付託得人
不拘上流下流或麥或穀令慣糶上戶各齎銀兩前去
出產地地面糶買流水不絕運到水次官渡定為平價
貧民來糶者不拘銀數多少少者雖至二錢三錢亦
與方便但有銀到即以水收銀給稟令其自赴水次
搬取出糶者有利則樂於趨事而糶本自然不失貧
民來轉糶者既有糧有米有穀有麥亦自然不慌矣
至於給稟發穀之間簡便周至使人不阻不滯則自

有仁慈父母在且當此際便一分便受一分賜其感
戴父母又自不同也僕為在今日其所當為與所得
為所急為者不過如此若曰抹荒無奇策此則俗
儒之妄譚何可聽哉世間何事不可處何時不可抹
乎堯無九年水以有抹水之奇策也湯無七年旱以
有救荒之奇策也彼謂蓄積多而備先具者特言其
豫備之一事非臨時抹之之策也惟是世人無才無
術或有方術又恐利害及身百般趨避故亦遂因循
不理安坐待斃然雖自謂不能而未敢遽謂人皆不

能也獨有一等俗儒已所不能為者便謂人決不能為而又敢倡為大言曰抹荒無奇策嗚呼斯言出而阻天下之抹荒者必此人也然則俗儒之為天下虐其毒豈不甚哉

與曾繼野

李卓吾

昨見公令我兩箇月心事頓然冰消凍解也乃知向之勸我者祇為我添油熾薪耳而公絕無一語勸渠之意愈覺有加故我不覺心醉矣已矣已矣自今以往不渡與柳老為怨矣夫世間是與不是亦何常之

有乃群公勸我者不曾於是非之外有所發明而欲我藏其宿怒以外為好合是以險側小人事我也苟得面交即口蜜腹劍皆不顧之矣以故所是愈堅而愈不可解善乎朱仲晦之言曰隱者多是帶性負氣之人僕隱者也負氣人也路見不平尚欲拔刀相助况親當其事哉然其實乃癡人也皆為鬼所迷者也苟不遇良朋勝友其迷何時返乎以此思勝已之友一日不可離也嗟乎楚倥既逝而切骨之譚罔聞友山日踈而苦口之言不至僕之迷久矣何特今日也

自今已矣不復與柳老為怨矣且兩人皆六十四矣
縱多壽考決不復有六十四年在人世上矣如僕者
非但月化亦且日衰其能久乎死期已逼而豪氣尚
在可咲也已

與曾繼泉

李卓吾

聞公歆薙髮此甚不可公有妻妾田宅且未有子未
有子則妻妾田宅何所寄託有妻妾田宅則無故割
棄非但不仁亦甚不義也果生死道念真切在家方
便尤勝出家萬倍今試問公果能持鉢治門丐食乎

果能窮餓數日不求一餐於人乎若皆不能而猶靠
田作過活則在家脩行不更方便乎我當初學道非
但有妻室亦且為宰官奔走四方徃來數萬里但覺
學問日々得力耳後因寓楚欲親就良師友而賤養
苦不肖留故令小婿小女送之歸然有親女外甥等
朝夕伏侍居官俸餘又以盡數交與只留我一身在
外則我黃宜人雖然回歸我實不用牽掛以故我得
安心寓此以朋友嬉遊也其所以落髮者則因家後
閑雜人等時々望我歸去又時時不遠千里來迫我

以俗事強我故我剃髮以示不歸俗事也決然不肯
與理也又此問無見識人多以異端自我故我遂為
異端以成彼豎子之名兼此教者陡然去髮非其心
也實則以年紀老大不多時居人世矣如公壯年正
好生子正好做人正好向上且田地不多家業不大
又正好過日子不似大富貴人家計滿目無半點開
空也何必落髮出家然後學道乎我非落髮出家始
學道也千萬記取

答劉方伯書

李卓吾

此事如饑渴然饑定思食渴定思飲夫天下曷嘗有
不思飲食之人哉其所以不思飲食者有故矣病在
雜食也今觀大地衆生誰不犯是雜食病者雜食謂
何見小而欲速也所見在形骸之內而形骸之外則
不見也所欲在數十世之久而萬億世數則不欲也
夫功名富貴大地衆生所以奉此七尺之身者也是
形骸以內物也其急宜也是故終其身役々焉勞此
心以奉此身直至百歲而後止是百歲之食飲也凡
在百歲之內者所共饒渴而求也而不知止者猶啖
尺牘大全 國朝卷十 共

之曰是奚足哉男兒須為子孫立不拔之基安可以
身死而遂止乎於是卜宅而求諸陽卜地而求諸陰
務圖吉地以覆蔭後人是又數十世之食飲也凡貪
此數十世之食飲者所共飢渴而求也故或積德於
冥冥或施報於昭々其用心至繁至密其為類至曠
至衆然皆貪此一口無窮茶飯以貽後人耳而賢人
又咲之曰此安能久此又安足云且夫形骸外矣勞
其心以事形骸智者不為也况復勞其形骸以為兒
孫作牛馬乎男兒生世要當立不朽之名是啖名者

也名既其所食啖之物則饒渴以求之亦自無所不
至矣不知名雖長久要與天壤相敝者也故天地有
盡則此名亦盡安得久乎而達者又咲之曰名與身
孰親夫役此心以奉此身已謂之愚矣况役此心以
求身外之名乎然則名不親于身審矣而乃謂疾沒
世而名不稱者又何說也蓋衆人之病々在好利賢
者之病々在好名苟不以名誘之則其言不入夫惟
漸次導之使令歸實歸實之後名亦無有故曰夫子
善誘然顏氏沒而能知夫子之善誘者亡矣故顏子

沒而夫子善誘之術遂窮吁大地衆生惟其見小而欲速故其所食飲者盡若此止矣而之者其誰乎而欲其思孔顏之食飲者不亦難乎故愚謂千載而下雖有孔子出而善誘之亦必不能易其所饑渴以就吾之食飲也計惟有目飽自飲自舞而已况如生者方外托身離群逃世而敢嘖嘖不知自止以犯非徒無益而且有福之戒乎然則今之自以為孔子而欲誘人使從我者可笑也何也孔子已不能得之於顏子之外也其誰與飢渴之懷以與我共食

飲乎此也邪縱滿盤堆積極山海之羞盡龍鳳之髓跪而獻納必遭怒遣而訶斥矣縱或假相承奉聊一舉筋即吐噦隨之矣何者原非其所食飲之物自不宜招呼而求以與之共也然則生孔子之後者講學終無益矣雖欲不落髮出家求方外之友以為伴侶又可得邪然則生乎今之世果終莫與共食飲也歟誠終莫與共食飲也已

與周友山書

李卓吾

不肖株守黃麻一十二年矣近日方得一覽黃鶴之

勝向未眺晴川遊九峰也即象憂世者此於道惑衆
之逐弟反覆思之平生實未曾會得一人不知所惑
何人也然左道之稱弟實不能逃焉何也孤居人久
善言罔聞兼以衰朽怖歎念深或恐犯此耳不意憂
世者乃冒垂大慈悲教我如此也即日加冠蓄髮復
完本來面目二三侍者人與員帽一頂全不見有僧
相矣如此服善法教不知可遠左道之誅否想仲尼
不為已甚諸公遵守孔門家法決知從寬發落許其
改過自新無疑然事勢難料情理不常若守其禁約

不肯輕恕務欲窮之於其所往則大地皆其禁域又
安所逃死乎弟於此進退維谷將欲明日遂行則故
舊難捨將遂微服過宋則司城貞子未生兄高明為
我商之如何然弟之改過實出本心蓋一向以貪佛
之故不自知其陷於左道非明知故犯者比也既係
誤犯則情理可恕既冒速改則更宜加獎供其饋食
又不但直赦其過誤已也倘肯如此弟當托兄先容
納拜大宗師門下從頭指示孔門親民學術庶幾行
年六十有五猶知六十四歲之非乎

又與周友山書

李卓吾

承教塔事甚是但念我既無眷屬之樂又無朋友之樂
 樂然孤獨無與晤語只有一塔墓室可以厝骸可
 以娛老幸隨我意勿見阻也至于轉身之後或遂為
 登臨之會或遂為讀書之所或遂為瓦礫之場則非
 智者所能達為之圖矣古人所見至高只是合下見
 得甚近不能為子子孫々萬年圖謀也汾陽之宅為
 寺馬燧之第為園可遂謂二老無見識乎以禹之神
 智如此八年勤勞如此功德在民如此而不能必其

孫太康遂為羿所篡而夫天下則雖智之大且神者
 亦只如此已矣元世祖初平江南問劉秉忠曰自古
 無不敗之家無不亡之國朕之天下後當何人得之
 秉忠對曰西方之人得之及後定都燕京築城掘地
 得一石匣開視乃一匣紅頭蠱海詔問秉忠秉忠對
 曰異日得陛下天下者即此物也由此觀之世祖方
 得天下而即問失天下之日秉忠亦不以失天下為
 不祥侃然致對視亡若存真英雄豪傑誠不同於時
 哉秉忠自幼為僧世祖至大都見之乃以釋服相送

軍旅間未年始就冠服為元朝開國元老非偶然也
我塔事無經營之苦又無抄化之勞聽其自至任其
同力只依我規制耳想况開此必無疑矣

與劉晉川書

李卓吾

昨約其人來接其人竟不來是以不敢獨自闖入衙
門恐人疑我無因自至必有所于與也今日暇否暇
則當堂遣人迎我使衙門中人盡知彼我相求只有
性命一事可笑緣我平生素履未能之信於人不得
不謹防其謗我者非尊貴也

與友朋書

李卓吾

碩虎頭雖不通問學而具隻眼是以可嘉周公瑾既
通學問又具隻根是以尤可嘉也二公皆盛有識才
有才料有膽氣智仁勇三事皆備周善藏非萬分不
發故人但見其巧於善力而不見其能於遊刃碩善
發然發而人不見故人但見其能於游刃而不見其
巧于善刀周收斂之意多平生准知為已以故相知
少而其情似寡然一相知而膠膝難並矣碩發揚意
多平生惟不私已以故相愛甚博而其情似不專然

情之所專愛固不能分也何也以皆具隻眼也吾謂
二公者皆能知人而不為知所眩能愛人而不為愛
所蔽能用人而不為人所用者也周莊擊作啞得老
子之體是故與之語清淨寧一之化無為自然之用
如以石投水不相逢也所謂不動聲色而措天下于
泰山之安者此等是也最上一乘之人也何可得也
願託孤寄命有君子之風是故半夜叩門必不肯以
親為解而况肩鉅任大扶危持顛冑相辜負哉是國
家大可倚仗人也抑又何可得也願通州人周麻城

人

答劉晉川書

李卓吾

弟年近古稀矣單身行遊只為死期日逼闔君鐵棒
難持且生世之苦目擊又已如此使我學道之念轉
々急迫也既學道不得不資先覺資先覺不得不遊
四方遊四方不得不獨自而受孤苦何者看屬徒有
家鄉之念童僕俱有妻兒之思與我不同志也志不
同則難留是以盡遣之歸非我不願有親隨樂于獨
自孤苦也為道日急雖孤苦亦自甘之蓋孤苦日短

而極樂世界日長矣久已欲往南北二都為有道之
就二都朋友亦日望我近聞二都朋友又勝矣承示
吳中丞札知其愛我甚然願通州雖愛我人品亦我
所師但通州實未嘗以生死為念也此間又有友山
又有公家父子則舍此何之乎今須友山北上公別
轉乃往南都一遊七十之年有友我便當當安心度
日以與之友似又不必奔馳而自投苦海矣吳中丞
雖好意弟謂不如分我俸資使我蓋得一所禪室于
武昌城下草々奉咲可即以此轉致之

別劉肖川書

大字公要藥也不大則自身不能庇而能庇人乎且
未有丈夫漢不能庇人而終身受庇於人者也大人
者庇人者也庇於人者小人者也凡大人見識力量
與衆不同者皆從庇人而生日克日長日長日昌若
徒蔭於人則終其身無有見識力量之日矣今之人
皆受庇於人者也初不知有庇人事也居家則庇蔭
於父母居官則庇蔭於官長立朝則求庇蔭於宰臣
為邊帥則求庇蔭於中官為聖賢則求庇蔭於孔孟

為文章則求庇蔭於班馬種々莫不自視皆自以為
男兒而其實則皆孩子而不知也豪傑凡民之分只
沒庇人與庇蔭於人處識取

與明因

世上人總無甚差別唯學出世法非出格丈夫不能
今我昔既為出格丈夫之事而欲世人知我信我不
亦惑乎既不知我不信我又與之辨其為惑益甚若
我則直為無可柰何只為汝昔欲學出世法者或為
魔所撓亂不得自在故不得不出頭作魔王以驅逐

之若汝等何足與辯邪况此等皆非同住同食飲之
輩我為出世人光彩不到他頭上我不為出世人羞
辱不到他等頭上如何敢來與我理論對面唾出亦
自不妨願始終堅心此件大事釋迦佛出家時靜飯
王是其親爺亦自不理况他人哉成佛是何事作佛
是何等人而可以世間情量為之

與李惟清

昨領教深覺有益因知公之所造已到聲聞佛矣青
川夫子之鄉居官未曾聞有佛號陡然劇譚至此真

尺牘大全 目錄卷十
令人歡悅無量蒙勸諭同飯西方甚善但僕以西方
是阿彌陀佛道場是他一佛世界若願生彼世界者
即是他家兒孫既是他家兒孫即得暫免輪迴不為
一切天堂地獄諸趣所攝是的彼上上品化生者便
是他家至親兒孫得近佛光得聞佛語至美矣若上
品之中離佛稍遠上品之下見面亦難况中品與下
品乎是以雖生猶死有退墮者以佛又難見世間俗
念又易起一起世間念即墮矣是以不患不生彼正
患生彼而不肯住彼耳此又欲生西方者之所當知

也若僕則到處為客不願為主隨處生發無定生處
既為客即無常往之理是以但可行遊兩方而以西
方佛為暫時主人足矣非若公等發願生彼甘為彼
家兒孫之比也且佛之世界亦甚多但有世界即便
有佛但有佛即便是我行遊之處為客之場佛常為
主而我常為客此又吾因果之最著者也故欲知僕
千萬億劫之果者觀僕今日之因即可知也是故或
時與西方佛坐譚或時與十方佛共語或客維摩淨
土或客祇桓精舍或遊方丈蓬萊或到龍宮海藏天

堂有佛即赴天堂地獄有佛即赴地獄何必拘之如
白樂天之專往兜率內院天台智者永明壽禪師之
專一求生西方乎此不肖之志也非薄西方而不生
也以西方特可以當吾今日之大同耳若公自當生
彼何必相拘所諭禁生殺事即當如命戒殺又請僕
性氣重者此則僕膏肓之疾沒今聞教即有瘳矣第
亦未可全戒未可全瘳若全戒全瘳即不滯入阿脩
羅之域與毒龍魔王等為侶矣

與焦弱侯

兄所見者向年之卓吾耳不知今日之卓吾固天淵
之懸也兄所喜者亦向日之卓吾耳不知向日之卓
吾甚是卑弱若果以向日之卓吾為可喜則必以今
日之卓吾為可悲矣夫向之卓吾且如彼今日之卓
吾又何以卒能如此也此其故可知矣人但知古亭
之人時時憎我而不知實時時成我古人比之美疢
藥石弟今實親領之矣聞有欲殺我者得兄分割乃
止此自感德然弟則以為生在中國而不得中國半
箇知我之人反不如出塞行：死為胡地之白骨也

兄胡必勸我復反龍湖乎龍湖未是我死所有勝我
之友又真能知我者乃我死所也嗟以鄧懿渠八
十之老尚能忍死於保定慵夫之手而不屑一食趙
大洲之禾况卓吾子哉與其不得朋友而死則牢獄
之死戰場之死固甘如飴也兄何必救我也死猶聞
俠骨之香死猶有烈士之名豈龍湖之死所可比邪
大抵不肖死於妻孥之手者必其決志欲死於朋友
之手者也此情理之易見者也唯世無朋友是以難
易見而卒不見耳我豈念風水之人邪我豈坐於禪

圖寂滅專一為守屍之鬼之人邪何必龍湖而後可
死認定龍湖以為塚舍也更可笑者一生學孔子不
知孔夫子道德之重自然足以庇蔭後人迺謂孔林
風水之好足以庇蔭孔子則孔子反不如孔林矣
不知孔子教澤之遠自然遍及三千七十以至萬萬
世之同守斯文一脉者乃學其講道學聚徒衆收門
生以博名高圖富貴不知孔子何嘗為求富貴而聚
徒黨乎貧賤如此患難如此至不得已又欲浮海又
欲居九夷而弟子惓然從之不但餓陳蔡被匡圍乃

見相隨不捨也若如今人一日無官則弟子離矣一日無財則弟子散矣心悅誠服其誰乎非無心悅誠服之人也無可以使人心悅誠服之師也若果有之我願為之死莫勸我回龍湖也

與弱侯

李卓吾

客生曾對我言我與公大略相同但我事過便過公則認真耳予時甚愧其言以謂世間戲場耳戲文演得好和歹一時總散何必大認真乎然性氣帶得來是箇不知討便宜的人可柰何時得近左右時

得無此語庶可漸消此不自愛重之積習也余時之答客生者如此今兄之認真夫免與僕同病故敢遂以此說進蘇長公云世俗俚語亦有可取之處貧賤易處富貴難安勞苦易安閒散難忍痛易忍痒難余又見規筆亦有甚說得好者樂中有憂中有樂夫當樂時衆人方以為樂而至人獨以為憂正當憂時衆人皆以為憂而至人乃以為樂此非反人情之常也蓋禍福常相倚伏惟至人真見倚伏之機故寧處憂而不肯處樂人見以為愚而不知至人得此

微權是以終身常樂而不憂耳所謂落便宜處得便宜是也又古筆云樂時方樂憂時方憂此世間一切庸俗人態耳非大賢事也僕以謂樂時方樂憂時方憂此八箇字說透世人心髓矣世人所以敢相侮者以我正樂此樂也若知我正憂此樂則彼亦悔矣此自古至人所以獨操上人之柄不使權柄落在他人手者况倘以為然否僕何如人敢吐舌於况之傍乎聊有一管之窺是以不覺潦倒如許

與方伯兩柬

李卓吾

去年詹孝廉過湖接公手教迺知公大孝人也以先公之故猶能記憶老朽于龍湖之上感念汪本銅道公講學又道公好學然好學可也好講學則不可也好講之於口尤不可也知公非口講者是以敢張言之本銅與公同經欲得公為之講習此講即有益后學不妨講矣呵陳艸草

與楊定見

李卓吾

世入之我愛者非愛我為官也非愛我為和尚也愛我也世人之欲我殺者非敢殺官也非敢殺和尚也

殺我也我無可愛則我直為無可愛之人耳彼愛我者何妨乎我不可殺則我自當受天不殺之佑殺我者不亦勞乎然則我之加冠非慮人之殺和尚而冠之也侗老原是長者但未免偏聽故一切飲食耿氏之門者不欲侗老與我如初猶朝夕在武昌倡為無根言語本欲甚我之過而不知反以彰我之名恐此老不知終始為此輩敗壞須速達此意於古愚兄弟不然或生他爰而今侗老坐受主使之名為耿氏累且不少也小人之流不可密邇自古若是特恨此老

不覺恐至覺時噬臍又無及此書覽訖即封寄友山仍書一紙專寄古愚兄弟

與楊鳳里

李卓吾

醫生不必來爾亦不必來我已分付取行李先歸矣我痢尚未止其勢必至十月初間方敢出門到此時可令道來取箇的信塔屋既當時胡亂做如今獨不可胡亂居乎世間人有家小田宅祿位名壽子孫牛馬猪羊雞犬等性命非一自宜十分穩當我僧家清高出塵之士不見山寺盡在絕頂白雲層乎我只有

一副老骨不怕朽也可依我規制速為之

又與楊鳳里

李卓吾

行李已至湖上一途無兩可謂順利矣我湖上屋低處就低處做高處就高處做可省十分氣力亦又方便低處作佛殿等屋以塑佛聚僧我塔屋獨一座高出雲表又像西方妙喜世界矣我回只主張眾人念佛專修西方不許一個閒說嘴曾繼泉可移住大樓下壞捷上大樓歇宿

與梅衡湘

李卓吾

承示繫單于之頸僕謂今日之頸不在夷狄而在中國中國有作梗者朝廷之上自有公苛諸賢聖在即日可繫也若外夷則外之耳外之為言非繫之也惟漢時冒頓最盛強與漢結怨最深白登之辱嫚書之辱中行說之辱嫁以公主納之歲幣與宋之獻結何殊也故賈誼慨然任之然文帝猶以為生事擾民不聽賈生之策况今日四夷效順如此哉若我邊彼邊各相戕伐則邊境常態萬戶如一何足掛齒牙耳

附衡湘答書

李卓吾

佛高一尺魔高一丈昔人此言只要人知有佛即有魔如形之有影聲之於響必然不相離者知其必然便不因而生恐怖心生退悔心矣世但有魔而不佛者未有佛而不魔者人患不佛耳毋患魔也不佛而魔宜佛以消之佛而魔愈見其佛矣佛左右有四天王八金剛各執刀劍寶杵擁護無非為魔終不若山鬼伎倆有限老僧不答無窮也自古英雄豪傑欲建一功立一節尚且屈恥忍辱以就其事况欲成此一段大事邪

又

丘長孺書來云翁有老態令人茫然楨之於翁雖心向之而未交一言何可老也及問家人殊不爾又讀翁扇頭細書乃知轉渡精健耳目病一月未大愈急索焚書讀之咲語人曰如此老者此與之有卻只宜捧之蓮花座上朝夕率大眾禮拜以消折其福不宜妄意挫抑反增其聲價也

渡麻城人書

李卓吾

謂身在是之外則可謂身在非之外即不可蓋皆一

見得恐有非於我而後不敢為耳謂身在害之外則可謂身在利之外即不可蓋皆是見得無所利於我而後不肯為耳如此說話方為正當非漫語矣今之好飲者動以高陽酒徒自擬公知高陽之所以為高陽乎若是真正高陽能使西夏叛卒不敢逞能使叛卒一起即撲滅不至勞民動衆不必損兵廢糧無地無兵無處無糧亦不況以兵寡糧少為憂必待募兵於他方借糧於外境也此為正真高陽酒徒矣方亞夫之擊吳楚也將兵至洛陽得劇孟大喜曰吳楚舉

大事而不得劇孟吾知其無能為矣一箇博徒有何能能使真將軍解之知得數千萬雄兵猛將然得三十萬猛將強兵終不如得一劇孟而吳楚失之甚七便可計曰是謂真正高陽酒徒矣是以周侯情願為之執盃而控馬首也漢淮陰費寸金覓生左車得即東嚮坐西嚮待師事之以此見真正高陽酒徒之能知人下士識才尊賢又如此故吾以謂真正高陽酒徒可敬也彼蓋真知此輩之為天下寶又知此輩之為天下無價寶也是以深寶惜之縱然涓滴不

八口亦當以高陽酒徒目之矣曾聞李邢州之飲許
趙州云白眼風塵一酒卮吾徒猶足傲當時城中年
少空相慕說着高陽總不知此詩俗子輩視之便有
貶褒吾以謂皆實語也情可哀也漫書到此似太無
謂然亦因公言發起耳非為公也

時有麻城人舊最相愛後兩年不寄一書偶寄書
便自謂高陽酒徒貪不無暇是以久曠又自謂置
身于利害是非之外故不欲問我於利害是非之
內其尊已卑人甚矣吁果若所云豈不為余之良

朋勝友哉然其怕利害是非之實如此則其沉溺
利害是非為何如者乃敢大言欺吾時聞靈夏兵
變因發憤感嘆於高陽遂有二十分識與因記往
事之說設早聞有梅監軍之命亦慰喜而不發憤
矣

與河南吳中丞書

李卓吾

僕嘗祿仕以來未嘗一日獲罪於法禁自為下僚以
來未嘗一日獲罪於上官雖到處時與上官迂然上
官終不以我為迂已者念我職雖卑而能自立也自

知參禪以來不敢一日觸犯于師長自四十歲以至今日不敢一日觸犯于友朋雖時時與師友有諍有講然師友總不以我為嫌者知我無諍心也彼此各求以自得也邇居武昌甚得劉晉老之力昨冬獲讀與晉老書欲僕速離武昌甚感遠地倦至意茲因晉老經遇之便謹付焚書四冊蓋新刻也稍能發人道心故附請教

與周友山

晉老初別尚未覺別之後真不堪矣來示云然弟

生平未嘗見有與我綢繆者但不見我觸犯之過免其積怒即為幸事安得綢繆也劉晉老似稍綢繆矣然皆以觸犯致之以觸犯致綢繆耳亦可也然不可有二也

與友

中且負知己四字甚妙不負負知己故生殺不計况毀譽榮辱得喪之小者哉江陵况知己也何忍負之以自取名邪不聞康德涵之救李獻吉乎但得脫獻吉於獄即終身廢矣受劉瑾黨誣而不悔則以獻尺牘大全

吉知己也士為知己死且甘焉又何有于廢矣歟
但此語只可對死江陵與活溫陵道耳持以語朝士
未有不咲我說謊者今惟無江陵其人故西夏叛卒
至今負固壯哉梅公之疏請也莫謂秦遂無人也令
師想必因其弟高遷抵家又因克念自省回去大有
醒悟不復與我計較矣我於初八夜夢見與侗老聚
顏甚惟悅我亦全然忘記近事只覺如初時一般譚
說終日此夢又不是思憶若出思憶即當略記近事
安得全無影響也我想日月定有復圓之日圓日即

不見有蝕時迹矣果如此即老漢有福大是幸事自
當復回龍湖約兄同至天臺無疑也若此老終始親
物未能脫然我亦不管我只有盡我道理而已諺曰
冤讎可解不可結渠縱不解我當自有以解之劉伯
倫有言雞肋不足以當尊拳其人遂咲而止吾知此
老終當為我一咲而止也世事如此若似可慮然在
今日實為極盛之時向中之日而二三叛卒為梗廟
堂專閫竟無石畫是則深可愧者兄可安坐圍碁檝
租築室自為長計邪

寄京友書

弟今秋苦痢一疾幾廢矣迺知有身是苦佛祖上仙所以教人學道雖百般富貴至於上登轉輪聖王之位終不足以易其一眇者以為此分段之身禍患甚夫雖轉輪聖王不能自解免也故窮苦極勞以求之不然佛乃是世間一箇極拙極痴人矣舍此富貴好日子不會受用而乃二十年雪山一麻一麥坐令鳥鵲巢其頂乎想必有至富至貴世間無一物可比尚者故竭盡此生性命以圖之在世間顧目前者視之

似極痴拙佛不痴佛也今之學者不必言矣中有最號真切者猶終日皇皇計利避害離實絕根以寶重此大患之身是尚得為學道人乎坡仙集我有披削旁註在內每開看便自惟喜是我一件快心却疾之書今已無底本矣千萬交付深有來還我大凡我書皆謂求以快樂自己非為人也

與焦弱侯書

昨閒步清涼瞻拜一拂鄭先生之伺知一拂凡之鄉先哲前賢也一拂自少至老讀書此山寺後之人思

慕遺風祠而祀之今况亦讀書寺中祠既廢而復立
不亦宜乎歸來讀江寧縣志又知一拂於原其先同
為光州固始人氏唐末隨王審知入閩遂為閩人則
余於先生為兩地同鄉是亦余之鄉先哲前賢也且
不獨為兄有而亦不必為兄羨矣一拜祠下便有清
風雖曰間步以往反使余載壁而還誰謂昨日之步
竟是閒步乎余實於此有耀榮焉失先生王半山門
下高士也受知最深其平日敬信半山亦實切至蓋
其心俱以民瘼為急國儲為念但半山過於自信反

以憂民愛國之實心翻成毒民悞國之大害先生切
於目擊乃不顧死亡誅滅之大禍必欲成吾胡越同
舟之本心卒以離派竄逐年至八十然後老此山寺
故余以謂一拂先生可敬也但若以其一拂而已此
不過鄉黨自好者之所歆羨誰其有以是而羨先生
乎今天下之平久矣中下之士肥甘是急全不知一
拂為何物無可言者其中上士砥礪名行一毫不敢
自離於繩墨而遂忘却監梅相濟之大義則其視先
生為何如哉余以為拂拂先生真可敬也余之景行

先哲其以是哉今先生之祠既廢而渡立吾知兄之
敬先生者亦必以是矣斷然不專一為一拂故也吾
鄉有九我先生者其於先哲尤切景仰其於愛民憂
國一念尤獨惓惓使其知有一拂先生祠堂在此清
涼間慨然感懷亦必以是惜其未有以告之耳聞之
隣近故老猶能道一拂先生事而舊祠故址廢莫能
考則以當時無有記之者非兄與九我先生
與先賢者後賢之所資以模範後賢者先賢之所賴
以表章立碑于此大書姓字吾知兄與九老不能讓

矣吁名垂萬世可讓也哉

渡士龍悲二母吟

李卓吾

楊氏族孫乃近從兄議繼嗣楊虛遊先生之子之後
非繼嗣李翰峰先生之後也非翰峰之後安得在翰
峰之宅繼楊姓而住李宅非其義矣楊氏族孫又是
近議立為虛遊先生之子之後亦非是立為李翰峰
先生守節之妹之後也非翰峰之妹之後又安得朝
夕李氏之宅而以服事翰峰先生守節之妹為辭也
繼楊遊虛先生之子之後而使服事翰峰先生守節

之妹于李氏之門尤非義矣雖欲不窺窬強取卽妹
衣妹之餘不可得矣交構是非誣加翰峰先生嗣孫
以不孝罪逆惡名又其勢之所必至矣是使之爭也
我輩之罪也亦非楊氏族孫之罪也幸公虛心以聽
務以翰峰先生為念翰峰在日與公第一相愛如僕
旁人耳僕知公必念之極矣念翰峰則必念及其守
節之妻顧氏念及其守節之妹李氏又念及其嗣孫
無疑矣夫翰峰合族無一人可承繼者僅有安人顧
氏生一女爾翰峰先生沒而後招壻姓張者入贅其

家生兩兒長養成全皆安人顧氏與其妹李氏鞠育
提抱之力也見今娶妻生子改姓李以奉翰峰先生
香火矣而婿與女又皆不幸蚤世故兩節婦咸以此
孫朝夕奉養為安而此孫亦藉以成立弱侯與公等
所處如此蓋不過為翰峰先生念故弱侯又以其女
所生女妻之也近聞此孫不愛讀書稍失色養于二
大母此則雙節平日姑息太過以致公之不說而其
二大母實未嘗不說之也僕以公果念翰峰舊雅只
宜擇師教之時、勤加考省乃為正當者若遽為此

孫病而別有區處皆不是真能念翰峰矣夫翰峰之
妹一嫁即寡仍歸李家翰峰在日使與其嫂顧氏同
居南北兩京相隨不離翰峰沒後顧氏亦寡以故仍
與寡嫂同居計二老母前後同居已四十餘年李氏
妹又旌表著節翕然稱聲于白門之下矣近耿中
丞又以雙節署其廬二母相安為日已久當不以此
孫失孝敬而遂欲從楊氏族孫以去也此言大為李
節婦誣矣稍有知者決不肯信而况於公大抵楊氏
族孫貧甚或同居或時來往未免垂涎李節婦衣簪
之餘不知此皆李翰峰家物楊家安得有也且節婦
尚在尚不可缺乎若皆為此族孫取去李節婦一日
在世又復靠誰乎嗚呼誣謗盡從此生唯楊歸楊李
歸李絕不相干乃為要當

復晉川翁書

李卓吾

往來經過者頌聲不輟焦弱疾益屢談之矣天下無
不可為之時以翁悼我俄自然大為士民倚重在道
恃賴但貴如常處之勿作此見識也果有大力量自
然默、斡旋人受其賜而不知若未可動未可言決

須忍耐以須時易之蠱曰幹母之蠱不可貞言雖幹蠱而不可用正道用正道必致相忤雖欲幹辦母事而不可得也又曰幹父用譽而夫子傳之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言父所為皆破家亡身之事而子欲幹之反稱譽其父反以父為有德如所云母氏聖善我無令人者如是則父親喜悅自然入其子孝敬之中變蠱成治無難矣倘其父終不肯變亦只得隨順其間相免而動夫臣子之於君親一理也天下之財皆其財多用些亦不妨天下民皆其民多雇用些亦則

得恐受但有大賢在其間必有調停之術不至已甚足矣只可調停於下斷不可拂逆於上叔臺相見一誦疏稿大快人大快人只此足矣再不可多事也陽明先生與楊邃菴書極可玩幸置座右

會期小啟

會期之不可改猶號令之不可反軍令之不可貳也故重會期是重道也是重友也重友以故重會重會以故重會期僕所以屢推辭而不欲會者正謂其無重道重友之人耳若重道則何事更重于道會也邪

尺牘大全 國朝卷十 五十一
故有事則請假不往可也不可因一人而遂廢衆會也况可處改會期乎若欲會照舊是十六莫曰衆人皆未必以會為重雖改亦就我亦無妨噫此何事也衆人皆然我獨不敢亦幾有以友朋為重以會為重者今我亦如此何以望衆人之重道乎我實不敢以為然故以請教

與友人書

古聖之言今人多錯會是以不能以人治人非恕也非絜矩也試舉一三言之夫堯明知朱之囂訟也故

不傳以位而心實痛之故又未嘗不封之以國夫子明知鯉之痴頑也故不傳以道而心實痛之故又未嘗不教以禮與詩又明知詩禮之言終不可入然終不以不入而遽已亦終不以不入而遽強以此知聖人之真能愛子矣乃孟氏謂舜之喜象非偽喜則僕實未敢以請然夫舜明知象之欲殺已也然非真心喜象則不可以解象之毒縱象之毒終不可解然舍喜象無別解法矣故其喜象是偽也其主意必欲善象以得象之喜是真也非偽也若如軻言則是舜不

知象之殺已是不智也知其欲殺已而喜之是喜殺也是不誠也是堯不知朱之囂訟孔不知鯉之痴頑也不明甚矣故僕謂舜為偽喜非過也以其情其勢雖欲不偽喜而不可得也以中者養不中才者養不才其道何如是也養者養其體膚飲食衣服宮室之而已也如堯之於朱舜之於象孔之於伯魚但使之得所養而已也此聖人所以為真能愛子與悌弟也此其一也又觀古之狂者孟氏以為是其為人志大言大而已解者以為志大故動以古人自期言大故

行與言或不相掩如此則狂者當無比數於天下矣有何足貴而故思念之甚乎蓋狂者下視古人而視一身以為古人雖高其迹往矣何必踐彼跡為也是謂志大以故放言高論凡其身之所不能為與其所不敢為者亦率意妄言之是謂大言固宜其行之不掩耳何也其情其勢自不能以相掩故也夫人生在天地間既與人同生又安能與人獨異是以往之徒能言之以自決耳大言之以貢高耳亂言之以憤事耳渠見世之桎梏已甚卑鄙可厭益以肆其狂言明

尺牘大全 國朝卷十
者見其狂遂指以為猛虎毒蛇相率而遠去之渠見其狂言之得行也則益以自幸而唯恐其言之不任矣唯聖人祖之若無有也故彼以其狂言嚇人而吾聽之若不聞則其狂將自歇故唯聖人能醫狂病觀其可子桑友原壤雖臨喪而歌非但言之且行之而自不揜聖人絕不以為異也是千古能醫狂病者莫聖人若也故不見其狂則狂病自息又愛其狂思其狂繙之為善人望之以中行則其狂可以成章可以入室僕之所謂夫子之愛狂者此也蓋唯世間一等

尺牘大全十一卷目錄

國朝

沈君典

上梅宛溪翁太參

渡周都峯翁給諫

與黑雨亭叅將

復王仲房

答梅禹金

渡黃兆聖

與張岱輿太史

與張岱輿

與方金湖公大司馬

與徐衣錦爵

答馮開之太史

渡屠長卿明府

上陸玉臺大司寇公

答徐畧源

報屠長卿

東諸廣文先生

復詹畧泉給事

復查毅齋觀察

復屠長卿明府

答李季宣庶

與張周田兵憲

答俞震澤

與丁右武司法

與周海門主事

與蘇懷愚明府

與李壻村

渡耿楚侗翁

答彭欽之茂才

答孟孺茂才

寄張伯起孝廉

寄張幼于

渡張岱輿太史

渡丁海賜

與屠長卿

報京中諸同年

李于鱗

與朱太司空

與蔡按察

與宋僉憲

報宋侍御

報亢方伯

報靳子愚

報王使君

報張幼于

與黎都司

報內黃王令

報梁伯龍

與吳明卿

與余德甫

與徐子與

再與徐子與

與王元美

吳川樓

奉明府二叔

渡劉子成

渡樹德宗侯

報司業張

報張中丞

渡林仲清

答王幻明

渡王中丞

別戚都督

報王元美

渡陳中丞

答李師孟

復潘師徒

復黎惟敬

與何仁仲

報王僉憲

渡吳左司馬

報李中丞

報黃鳴臯

與陳郡丞

十一卷目錄全

目録十一卷

